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童话

(2)

浦漫汀 主编



NLIC 2970699162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童 话



NLIC 2970699162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童话. 2/浦漫汀主编. —太原: 希望出版社,
1988.11(2009.9 重印)
ISBN 978-7-5379-0451-3

I. 中… II. 浦…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童话-作品集-中国-现代④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68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童话(二)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 浦漫汀	承印: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陈 炜	开本: 787×1092 1/16
整体设计: 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 165×230
出版发行: 希望出版社	字数: 628 千字
社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 44
邮政编码: 030012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电话传真: 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com	ISBN 978-7-5379-0451-3
E-mail: xwcb@vip.sina.com	定价: 100.00 元

目 录

能言树	巴 金 / 001
蜜蜂国	贺 宜 / 013
跟着我们的月亮	黄庆云 / 026
肚皮里的国家	周 文 / 032
凯旋门	贺 宜 / 037
四季的风	严文井 / 063
新木偶奇遇记	苏 苏 / 067
萤灯	许地山 / 134
南南和胡子伯伯	严文井 / 145
太阳请假了	郭以实 / 160
兔先生的发言	聂绀弩 / 165
伞店	郭 风 / 174
快乐鸟	何公超 / 178
小白鼠	老 舍 / 193
我是一张钞票	方轶群 / 195
圣诞酒会	钟子芒 / 198
“好”人国	金 近 / 205
田王的信	陈鹤琴 / 216

- 有用的斧头 黄衣青 / 218
 大胆的镜子 吕漠野 / 221
 笑得好的人 仇 重 / 223
 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 陈伯吹 / 227
 伍元的话 丰子恺 / 232
 鹿的勋章 鲁 克 / 237
 骄傲的杜鹃 阳 光 / 239
 石头人的故事 包 蕾 / 243
 星妹妹不见了 施雁冰 / 247
 地下帝国 圣 野 / 249
 花的商店 郭 风 / 251
 麦田的故事 揭祥麟 / 257
 贪心人和能言树 施显椿 / 259
 匹诺曹游大街 左 健 / 261
 老鼠世界 夏 阳 / 264
 黄叶·野火·孩子 鲁 兵 / 266
 三只小猴子 严大椿 / 268
 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黄庆云 / 270
 百支光和五支光 任大霖 / 282
 河西河东的孩子们 小草哥哥(斯民) / 284
 路同一块小石子的故事 田 地 / 287
 李荣生游星期国 加 因 / 290
 大耗子的故事 石甘霖 / 293
 打狼要打死 何公超 / 296
 小桃树讲的故事 江芷千 / 299
 萝卜回来了 方轶群 / 309
 奇异的红星 黄庆云 / 311
 一只想飞的猫 陈伯吹 / 321
 小燕子万里飞行记 秦兆阳 / 340
 野葡萄 葛翠琳 / 350
 小雁归队 吴梦起 / 359

不动脑筋的故事	张天翼 / 367
神笔马良	洪汛涛 / 373
小马过河	彭文席 / 378
孔雀的焰火	钟子芒 / 381
鸡毛小不点儿	贺 宜 / 388
宝葫芦的秘密	张天翼 / 420
“没头脑”和“不高兴”	任溶溶 / 532
在鸭子姨姨家里	邬朝祝 / 539
蚯蚓和蜜蜂的故事	严文井 / 544
三个好朋友	李光月 / 550
五个女儿	赵燕翼 / 560
小鲤鱼跳龙门	金 近 / 567
湖底山村	宗 璞 / 572
小布头奇遇记	孙幼军 / 579
小公鸡学吹喇叭	黄衣青 / 691
子弹回老家	鲁 兵 / 694

能言树

巴金

—

营火渐渐地小了。父亲的滔滔不绝的话也忽然停止。他站起来，抱了一大捆枯枝放进火堆里去。我也去捧了些树叶加进去。我们又在火旁边坐下来。

火堆里冒着烟，火势又渐渐地加大了。树枝着了火发出轻微的叫声，好像一些小生物在呻吟。父亲默默地望着火，好像在深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空气似乎突然冷起来。忽然吹起了一阵风，火给风煽旺了，熊熊地燃着。父亲的脸映着火光显得绯红。他始终不做声，好像落进了梦境里似的。

旁边不远处有几棵桦树，一刮风，树叶就飒飒地响起来，好像有人踏着地上的枯叶走路一样。父亲取出一支烟，拿一根枯枝在火堆里点燃了，燃起烟来。他默默地抽着烟。

周围没有别的声音。夜渐渐地深了。我觉得冷，又有点害怕。我把身子缩做一团，伸出两只手去烤火。

远远地响起了一阵尖锐的汽笛声，不用说是从火车站那边送过来的。我知道此一班火车经过那个小站往前面去了。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

“父亲，我怕！”我忍不住嚷起来。

父亲像从梦里惊醒过来似的望我一眼，他惊讶地问道：“孩子，你怕什么？”他轻轻地喷了一口烟。

我听见父亲的温和的声音，受到父亲的关切的注视，我又安静下来。我诉苦般地说：“你又不说话！——你听那树叶……”我伸手指着前面左边两三棵桦树。这个时候它们变成了一堆黑影，就像是两三个巨人躲藏在那里，设了陷阱等待着捕获猎物似的。刚刚又有一阵风吹过，飒飒的声音响得更厉害了。

父亲微微地哂笑。他不在意地说：“风吹树叶响，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用不着害怕。”他看见我不做声，便加了一句：“有我在这里，你更不用害怕。”

我含糊地答应一声，我的眼睛仍旧望着那些桦树。那堆黑影微微地动着。我的眼睛花了。一团黑影威胁地向我扑过来。我缩回手，连忙向父亲身边移动，我把身体紧紧地靠着父亲。

“孩子，你累了，你就在我怀里睡一会儿罢，也暖和一点。”父亲爱怜地说。

我躺在父亲的怀里，心里安静多了。但是我还不能闭眼睛。我仰望着父亲的脸。他依旧不做声，带着严肃的表情望着远处。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一刮风，他就抚摸我的膀子，像催眠婴孩似的说：“不要紧，树叶又响了，好好地睡罢。”

我不能够闭眼。我说：“树叶在说话啊！”

“不错，树叶在说话。”父亲也不假思索，顺口念着我的话。

“父亲，树叶真的能够说话吗？”我听见父亲也说这样的话，就带点惊疑地问道。

父亲不回答我，他只顾望着桦树，从那边不时送过来飒飒的声音，像一些人悄悄地在讲话，又像一些人在走路。我的头在父亲的怀里动了一下。父亲抚着我的头，忽然嘘了一口气，接着说：“从前有一棵树，一棵能言树。”他把烟头掷进了营火堆里。

“真的？”我一下子就坐起来，好奇地追问道，“父亲，真有能言树吗？”

父亲那张带严肃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溺爱的哂笑。他俯下头，对



着我的脸,平静地说:“这是故事!”

“故事?”我疑惑地念道。我起初有点失望,因为我知道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希望能言树是实在的东西。但是过一会儿我又高兴起来了。我一向喜欢听父亲讲故事,即使是故事罢,它们从父亲的嘴里出来,也跟真实的事一样地使人感动。我很喜欢听它们。我便说:“父亲,给我讲个故事,就讲能言树的故事。”我这样央求他。

风吹起来,这一次桦树的影子抖得更厉害了,飒飒的声音响个不停。还有那鬼哭似的风声。树叶、灰沙等等给风吹起在空中飘动,有的就落在营火堆里。火燃得更起劲,一股一股的火光直往父亲的脸上射过来。

父亲依旧沉静地坐在这里,动也不动。他俯下头,拍拍我的肩膀,摸摸我的头发,和蔼地问道:“孩子,你冷吗?”

父亲的爱护给我带来温暖和勇气。我带着感激的微笑回看他。我摇摇头答道:“我不冷。我要听你讲能言树的故事。”

“好。我给你讲。”父亲点头说。他又抬起头望了望那几棵桦树的影子,然后说下去。

“从前有一棵树。不错,从前有一棵树,这棵树跟别的许多树完全是一样的,也就跟这几棵树没有分别。”他伸手指着前面那几棵桦树的黑影,“总之,从前有过这样的一棵树罢了。”

“父亲,你又在跟我开玩笑,”我忍不住打岔道,“既然是一棵能言树,怎么它又跟别的树完全一样呢?……”

“你听我说下去。以后的话你还没有听见,我不许你多嘴。”父亲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我不做声了,我等着听他的下面的话。

二

这棵树站在大路旁边,这条大路通到一个大城市,而且一直通到国王的宫殿里去。这个国家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也有国王,而且国王也住在庄严、巍峨的宫殿里面。

这棵树同别的许多同样的树长在一个地方，并没有人注意它，因为它跟别的树完全一样，它只是一棵很平常的树。

这棵树是年轻的。它一生就站在大路旁边。它见过不少的人，年老的，年少的，做官的，做工的，读书的。他们都经过这条大路。还有国王，国王坐在漂亮的马车里，后面跟着大臣们的车子，前后左右都有武装的卫士保护。马是雪白的大马，车身是金光灿烂的，卫士们的武器射出寒冷的银光。国王得意地坐在车里，红鼻子，斜眼睛，颌下寥寥几根胡须。百姓们看不见国王的龙颜，他们早给卫士们赶走了。看得见龙颜的就只有道旁的树木。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国王的马车过去了。大臣们的马车也过去了。无数的卫士们也喧嚷地过去了。要等到这班人去远了，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时，大路上才现出来另一类的人，那就是所谓“贱民”了。那些人衣服褴褛，赤脚污手，面黄肌瘦，还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他们不是手里提着东西，就是肩上扛着东西。他们常常沉默着，慢慢地走过去。他们的脸上从来没有露过笑容。这沉默的行列，这忧愁的行列，有时候会给不远处的马车声惊散。他们就躲在道旁树林里面，进了树林深处，等车马去远了，他们才偷偷地走出来。

要是他们不躲藏，阻碍了国王或者大臣们的车马的路，他们不是给马踏死，就会给捉去关在地牢里面。道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一切。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冬天，落了雪，雪落得很大，地上盖满了雪。早晨刮着风，天刚亮，大路上就有人影在晃动。褴褛的衣服，满是伤痕的赤脚，有的扛锄锹，有的挑东西，有的推着、拖着载重的车子，冒着风在大路上走。寒冷使他们不能够沉默，他们不时发出呻吟似的歌声。下午天气好起来，国王带着妃子坐在雪车上让一群卫士拥着跑过这里。卫士们谄媚地欢呼着。妃子的清脆的笑语跟着国王的鸭叫似的笑声响起来。路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些，也听见了这些。但是这个时候连枯黄的树叶也早给风吹落了，它们只是些光秃秃的树。

春天，树木开花了，是晴朗、暖和的天气。早晨大路上到处都是褴褛的衣服和光赤的脚。依旧是忧愁的行列，甚至醉人的春风，也不能够使他们发出一句喜悦的话。他们好像不知道有春天似的。下午



国王的马车又骄傲地出现了。国王笑容满面。他的鼻子更红，眼珠更斜，胡须有点灰白了。他脸上还出了油。他笑着，快活地笑着，笑声就像老鸡的叫声。妃子们娇媚地奉承他，大臣们谄媚地侍候他，卫士们恭敬地护卫他。马车来来去去在大路上经过几次，一直到傍晚。

天黑了。夜里大路上很静。只有一个人的迟缓的脚步声单调地响了许多。这是一个青年，他终于疲倦地在一棵树下面坐了。他把身子靠在树干上。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他仰起头看天，上面是满天的星。空气中弥漫着树木的香气。他却苦恼地叫道：“我怎么看不见星星？它们一定都在天上。我怎么看不见星光？全是黑暗。全是黑暗！啊，我记起来了！他们把我的眼睛怎样了？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伸手去揉眼睛，他感到一阵痛。睫毛眼皮粘在一起，只露出一条缝。他依旧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从眼角滴下来两颗泪珠。他突然把头埋在手心，悲声叫起来：“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绝望地哭着。树木看见这情形，听见这哭声，然而它们是不能够说话的。

于是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静夜里响起来，从远处渐渐地逼近。这是一个女人在走路。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她也听见了那个青年的哭声，这哭声引着她走了一段路。她到处找寻一个人，在黑暗中她看不见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她一面走，一面俯下头往四处看。她发出一声叫唤，但是声音很低，别人听不见。

青年依旧绝望地哭着。他忽然疯狂地叫起来：“还我的眼睛！还我的眼睛！”这声音告诉了少女他在什么地方。她终于在一棵树下把他找着了。他坐在树下，仰着头，两手捧着下颌，好像在凝视天空的星星，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一颗一颗的泪珠从微露了缝隙的眼角滴下来。微风在他那孩子似的面颊上轻轻地拂着，好像要把泪痕给他扫去一般。

少女的脚步声使得青年惊疑地掉头往四处看。他看不见什么，他也不说话，不过用手揉了揉眼睛，揩去了泪痕。

“哥哥，”少女抽泣地叫了一声，就扑倒下去，她坐在他旁边，抱住他，悲声央求道：“哥哥，你在这里，你跟我回去罢。”

男子不回答，只是流眼泪。他紧紧地抱着妹妹的身体，过了半晌才吐出了一句话：“你不要缠我。”

妹妹不明白哥哥这句话的意思,她吞着泪水责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家?我早晨到那边去,他们说你已经出来了。我又回家等你,也不见你回来。后来有人说看见你在这条大路上走,我才找到这里来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他们用车子把我放到这条路上来的,我才走到这里来歇歇。”哥哥低声答道。

“这半个月来你受够苦了,他们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妹妹望着哥哥的脸怜惜地说。

妹妹央求哥哥回家去,哥哥始终不答应。他说话不多,都是简短的话。妹妹不明白哥哥的意思。哥哥的心思只有路旁的树木知道。但是树木不能够说话。微风轻轻地吹过,树木微微地摇头叹息。

夜渐渐地深了,大路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许多人在走路,皮靴的声音和镣铐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有人在叱骂,有人在叫号。鞭子响着。许多只灯笼放射出红光,不住地向前移动。那一对年轻的兄妹战栗地抱在一起,躲在树下,屏住呼吸,连动也不敢动一动。



那一队人走过他们的前面。灯笼的红光四处晃动。武士们大声叱骂,挥动手里的皮鞭,朝那一群戴脚镣手铐的年轻人的头上和背上胡乱打下去。跟着皮鞭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叫号和几句愤怒的责骂。武士们不断地催促那群年轻的囚人快走。那些年轻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年纪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岁左右。他们的孩子一般的面孔已经失掉血色,加上一头乱发,给武士们的灯笼的红光一照,那些面孔显得更可怕了。赤脚上涂满了血和泥。年轻的、疲倦的身体在皮鞭下面颤抖着。他们很艰难地移动脚步。一个孩子突然跌倒在地上,嘴里还发出小声地呻吟,血从他的脸上、背上、脚上流出。一个高大的武士用一只手抓起他来,一只生毛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接着又是一阵辱骂。这个孩子给人挟着往前面走了。没有哀求,没有哭泣,那群年轻的孩子咬着牙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他们忽然齐声唱起歌来。这首歌是武士们不高兴听的。但是武士们的皮鞭也没有用。皮鞭下得愈勤,歌声也就愈响亮。就在这条路上,三四个孩子在皮鞭下面死去了。

道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一切。年轻的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会有

这种事情?那些年轻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它们沉默着。

年轻给孩子们给那群虎狼般的武士押着慢慢地去了,灯笼的红光也消失在远方。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些年老的树木是知道的。因为它们中间有的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它们看见过一座大的堡垒,那里面就关着无数的孩子,铁的窗,铁的门。堡垒后面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每天夜里总有几个病得垂死的孩子给人投到深渊里去。每年都有不少的孩子经过这条路给人送进堡垒,却从没有看见一个人回来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这个连年老的树也不知道。

“哥哥,你看见了没有?”在那棵年轻的树下,妹妹的颤抖的声音打破了静寂。

哥哥痛苦地摇着头,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那些声音给他描绘了一些场面。刚才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他的脑子早已熟悉了,他从别人那里早就知道了这类事情,然而对着他的妹妹他却只是默默地摇头。

“哥哥,你从今以后都改了罢。你的好心是得不着好报的。你看他们就这样对待你们这班人!”妹妹恳切地哀求道。

哥哥用力地摇头,他不作声。他心里很痛苦。

“我怕,我怕他们会把你再抓去,也送到那里去。我不敢想象你有一天也会在那一群年轻孩子的中间。”妹妹又说。

哥哥终于忍耐不住开口回答了:“怕也是没有用的。我既然是那种人,也就该得到那种人的命运。他们要摧残就让他们摧残罢,反正我的心思是不能够改变的。”

妹妹继续央求,但是这也没有用。妹妹哭了。哥哥要她撤下他,一个人先回家去,她不肯。她说:“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哥哥。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两兄妹又抱着哭了一回。哥哥为什么哭,妹妹不明白,妹妹的心思哥哥也不了解。

“哥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年轻的孩子呢?”妹妹问道。

“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你不知道?从没有一个孩子跑到宫殿附近去喊过:‘国王万岁!’从没有一个孩子把一

只脚踏在‘贱民’的头上。在那些漂亮的马车里面你找不出一个年轻的孩子来。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国王的统治下,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妹妹,你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白发的老头子给一个大臣府邸里的武士打得半死了,我们把他弄到家里来医治吗?那就是我的罪!你不记得我们看见一群武士蛮横地把一家穷人从他们自己的茅屋里赶出来,我跑去跟那些武士交涉吗?那就是我的罪!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相信现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安排。我们要帮助人,同情人,爱别人。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很多。他们应该惩罚我。”哥哥愤激地说了这许多话。他努力想把眼睛睁开,但是没有用,他依旧看不见什么。

“那么你让我跟你去罢。我也是有罪的。我也跟你一起做过这样的事情。”妹妹忽然勇敢地说。她下了决心要跟她的哥哥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哥哥想起了一件事情,他阻止他的妹妹,他接连说:“不,不行,你不能跟我去!”

妹妹现在不伤心了。她已经揩干了眼泪。她坚决地说:“我一定要跟你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个哥哥,只有你这一个亲人,我不能够让你离开我。你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跟你去。你可以教导我做些事情。”

哥哥很感动。他本来也愿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现在迟了。他不能够再隐瞒她,他终于痛苦地说了真话:“妹妹,你还看不出来我的眼睛现在有什么不同吗?你跟着我有什么用?我连你的脸也看不见!”

妹妹发出惊恐的叫声。她捧起他的头,仔细地看他的眼睛。夜是黑暗的,她看不清楚什么。但是她平日熟悉的那对发光的瞳孔没有了。脸上是一片黑暗。他说他连她的脸也看不见。他们把他的眼睛也夺去了!这是多么残酷!她怜惜地抚摸着这双闭着的眼睛,悲声唤“哥哥”。她的心痛得厉害,她把哥哥的头紧紧地抱在胸前。

“你现在该明白了罢。那么撇开我,你一个人回家去。我是一个废人,不值得人怜惜。”哥哥的头在妹妹的怀里微微地颤动,从嘴里吐出来这样的话。但是做妹妹的已经决定不再听从他的话了。

妹妹吻着哥哥的眼睛,她的眼泪滴在他的眼睛上面。两个人的



泪水合在一起,把那个年轻孩子的脸打湿了。

“妹妹,放我走。我不能活,我没有眼睛不能够活下去!做个废人活着捱日子有什么意思?那是在浪费生命!你放我走!”哥哥忽然挣脱了妹妹的手,站起来打算往大路上跑。他刚刚站起,还没有举步,就倒了下去。他绝望地叫了一声,身子动一下,脸无意地挨着树根,一颗泪珠浸进树里。像受着渴望了许久的雨露似的,这棵树马上颤抖起来,整个树都给这一滴泪水打湿了,从树梢发出来“飒飒”的声音。

妹妹连忙扑到哥哥的身上去,搀扶哥哥坐起来。她关切地接连询问:“你怎么了?伤了没有?”他并没有受伤。他的伤痕是在心里。他痛苦地对妹妹说:“你回去罢,你不要管我,我已经完了。”

妹妹偎着哥哥坐在树下。她现在了解哥哥的心情了。她知道哥哥心上的伤痕。她不晓得应该怎样安慰他。哥哥因为疲倦,渐渐地在她的怀里睡去了。她不敢看他的脸。她想到过去的一切。她想到双亲去世以后他们兄妹在一起生活的这几年的情形。她的心上也裂开了一道伤口。她把脸压在树干上面,痛苦地申诉道:“明鉴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啊,为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这无数的年轻孩子就应该受这样残酷的待遇?这一切都是您允许的吗?”

神没有回答。只有那棵树飒飒地响起来。它知道天上是没有神存在的。但是它不能够说话,它现在也只能够发出飒飒的声音。

“万能的天上的大神啊,请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难道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吗?难道人就只是为着自己一个人活着的吗?难道人就不应该同情别人吗?难道看见同类的人挨打、受辱、受虐待就不应该帮助他们吗?为什么会有那许多镣铐、那许多皮鞭、那许多地牢?为什么他们会把我哥哥的眼睛夺去?”

神没有回答,因为神是不存在的。那棵树知道这个,它也同情那个苦苦地哀告着的年轻女子。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它只好飒飒地响着。

“普照一切的大神啊,所有的人不都是您同样创造出来的子孙么?为什么一个人就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为什么就该有国王、大臣和‘贱民’的分别?为什么做国王的就应该坐在马

车里得意地欢笑,做‘贱民’的就应该赤脚污手地整天劳苦?为什么那些同情别人、帮助别人、爱别人的年轻孩子就该戴镣铐、挨皮鞭、坐地牢、给夺去眼睛、给摧残到死?

“普照一切的天上大神啊,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您允许的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必需的吗?……我哥哥说,没有眼睛他就不能够活下去;我没有哥哥不能够活下去。伟大的万能的神啊,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

依旧没有回答。神听不见这个小女孩的哀告,因为天上根本就没有神。树木知道这个,它由于同情和感动颤抖得更厉害了,它飒飒响个不停。它想给她一个回答。但是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小女孩绝望地哭了。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值得神明怜悯的小生物。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她一时没有主意,哭得很伤心,只顾把眼泪滴在树干上。

那棵树把她的眼泪尽量地吸收了去。从树根一直到树梢,这一次,树梢、树枝、树叶、树干、树根全受到了润泽。好像受到一次魔术似的,它起了一个大的震动。它的内部似乎有了极大的变动,它觉得自己能够说话了:

“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不合理的。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并没有谁应该受到特殊的待遇。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镣铐、皮鞭、地牢等等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他们终之会失掉幸福。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工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毁坏它。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不要以为你哥哥已经失掉了眼睛,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他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帮助,同情,爱,这都是没有罪的。”

庄严的话语,清朗的声音从树梢送下来,响彻了整个树林,使别的树木都吃惊了。它们很奇怪那棵年轻的树会说起话来,而且说出了那样的话。

年轻女子意外地吃惊了。在那棵树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她便仰起头看上面,上面是树梢,是天空,是星星,此外就没有别的东



西。她想这一定是神在说话，神在回答她的哀告。她怀着虔诚的心情倾听着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像一颗星照亮了她的心。她的悲哀和恐怖都飞走了。她快活地推动他哥哥的头，她唤醒他，把这件事情和这些话全告诉了他。

哥哥素来相信妹妹。这件事使他的心情也完全改变了。妹妹搀扶着哥哥，两个人勇敢地站起来，在树下停留了一会儿，希望再得到神的指示。但是他们再也听不见什么话，终于向着大路走了。妹妹的眼睛做了哥哥的眼睛，两个人紧紧地依偎着，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远了。

那棵年轻的树望着这两个孩子去远了，它很高兴，它还想说几句话，结果它发出来的只是飒飒的声音，它以后也只能发出飒飒的声音。至于那说话的能力，它偶然地得到“它”，又偶然地失掉了。

三

父亲一口气讲完了这个故事。这一次他连抽烟也忘记了，所以他刚闭嘴就取出一支烟点燃了来抽着。他用力吸了一口，然后大大地吐了一口气。我的眼前全是烟雾。我的眼光透过烟雾去看父亲的脸。营火的光很弱，我看不清楚父亲的脸。不过我觉得父亲的脸跟平时有些两样。今晚上他一定想着什么重大的事情，不然他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严肃的面容，也不会讲这个好像没有完结的故事。自然这个故事也使我感动，我尤其关心那一对年轻孩子的下落。父亲不告诉我。我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父亲，你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哥哥跟妹妹走了以后又怎样？又有什么样的结局？”

“真是个好奇的孩子！”父亲抽了几口烟，又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责备道，“以后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等你将来长大了自己去打听罢。”他站起来，又用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掷进了快要熄灭的营火堆里。他温和地但略带疲倦地吩咐我：

“孩子，火要熄了，快睡罢。明天早晨早点起来，好去打猎。”